

“活摘”专家的厄运与罪恶

2021 年元宵节当天, 中共器官移植专家臧运金死亡, 年 57 岁。治丧组表示对死因“不方便透露”, 多方消息指, 臧运金是跳楼身亡。有网帖说, 他是从青医东院 16 楼跳下去的, 这里肯定有惊天的秘密、摘活人器官。臧运金的飞黄腾达史, 的确是“活摘器官”的罪恶史。资料显示, 从 2000 年开始, 臧所到医院的肝脏移植手术数量, 一直是当地第一, 臧做过的手术超 2600 例, 居中国之最。另据青岛人爆料, 在臧自杀当天, 还有 4 台肝移植手术等着他。很显然, 臧的死亡与活摘器官紧密相关, 而因此自杀的活摘专家, 臧并非第一例。

2007 年, 肾脏专家李保春跳楼自杀, 年 44 岁。据知情人透露, 李保春患失眠症, 吃安眠药都不起效果, 有时无故摔倒, 并住进了神经内科的病

房, 吃抗抑郁药。李保春最擅长肾移植, 其肾源很大一部分来自法轮功学员, 全都是活体摘除。2010 年 3 月, 肾脏病专家、院士黎磊石从自家 14 层楼跳楼。黎参与过数千例肾脏移植, 仅 2004 年, 他的肾移植中心就做了千例以上的手术, 每天 3 台以上。他主持编写了《中国肾移植手册》, 被称为大陆器官移植的“教父”。2013 年 10 月, 齐鲁医院普外科教授、肝脏移植主任姜旭生, 在家中自杀, 年 50 岁。记录显示, 姜被送医时颈部、上腹部有多处刀伤。姜因改良了肝移植技术而出名, 被称为换肝“一把刀”。他的移植技术创新和数十篇“学术论文”, 全都是基于大量“活摘器官”的临床实验。姜的自杀方式令很多人感到恐怖, 毕竟这是一种极其痛苦和血腥的死法, 是什么导致他在生

命的最后一刻, 用他当时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开膛破肚”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自从 2006 年以来, “追查国际”展开了持久系统的调查, 取得了大量证据, 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上万条资料, 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即便是在瘟疫全球肆虐的情况下, 这一邪恶运作未见收敛。2020 年 1 月 11 日, 第四军医大西京医院肾移植科医生李国伟在被追查国际匿名调查时承认, 该医院仍在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只要他到时候(法轮功学员)在我们医院, 你只要敢看……我可以把你领到床头叫你看一下, 让你亲眼看到这个人就是二十来岁。”

当前参与者还在为了自己的“名利双收”而尽情作恶, 知情者也大多在这场惊天罪恶中保持沉默。然而一桩桩的恶报令人相信, 风光一时的“活摘”专家们, 最终将落得人财两空、不得善终的可悲下场。灾祸不会无因而降, 抑郁也不会无故缠身, 是报应, 更是天理! 俗话说: 善恶终有报, 天道好轮回, 不信抬头看, 苍天饶过谁?

翻墙软件带来的机缘

我在大三时, 一天下午骑车外出, 一个陌生人递给我一个小光盘。晚上回到学校, 拿出光盘看了一下包装, 上面写着各种网站。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我把光盘放到电脑里, 一打开, 就是突破封锁的翻墙小视频, 当时眼前一亮。然后, 我点击下面的“自由门”图标, 很快就连上服务器, 自动打开了动态网的网页, 上面都是国内没见过的时局新闻, 包括一些内幕消息, 看着特新鲜。用了几个月后, 又发现一个叫新唐人的电视台, 于是经常看它的热点互动节目, 评论员、嘉宾的观点都很独特, 国内电视上还没人敢公开那么讲的。后来也上谷歌、油管这些网站, 看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一些事, 包括 1989 年的六四事件等等, 给我的思想带来了巨大冲击。

有了自由门, 我就总爱翻墙。在新唐人看了《九评共产党》视频后, 发现共产党的邪恶程度真像里面讲的那么回事。也了解到中共发起的一系列的迫害和政治运动, 这些在历史

课本上都被大加粉饰, 或一笔带过, 事实上原来那么残酷。我不懂政治, 但还有良知, 我感觉被洗脑多年、上当多年。记得上小学时, 学校说法轮功不好, 思想品德书上都这么说, 可现在就想, 我得自己好好看看是咋回事, 于是开始了解法轮功真相。

我看了《我们告诉未来》纪录片, 初步了解了法轮功的基本情况, 又查阅了法轮功和李大师的信息, 发现没有不好的, 所以又一次感觉, 自己完全是被中共宣传蒙骗了。不只这些事, 还有好多历史上的事, 都被中共颠倒了黑白。后来我在大纪元网上发现了三退界面, 就给自己起了个化名, 声明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刹那间, 我就感觉整个思想被解放了一样。接着我冒出了要修炼的想法, 就从法轮大法网站下载了教功录像, 炼功音乐等, 自己学着炼, 《转法轮》也看过好多遍。由于完全是个人自修, 自律性不强, 但无论如何, 我不会放弃修炼, 愿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做人。

三退声明

我是国企的技术人员, 前些年单位为了完成入党指标, 把我拉入了邪党组织。我们企业党员人数不算少, 但没有一个是有共产邪恶主义信仰的, 大家都把入党作为升职、提薪的一个筹码, 党内活动都当成不得不走的形式。大家早把中共的假大空看透了, 都盼着它早日完蛋, 能过上正常人的日子。看着邪党整天在国内、国外流氓恶霸式的丑恶表演, 大多数基层党员敢怒不敢言。看着邪党动不动就把一小撮分子的罪恶行为捆绑到十四亿中国人身上, 真是既可笑又可怜! 历史大潮浩浩荡荡, 像中共这样的邪恶组织, 终究会被历史所淘汰。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我决定退出中共, 与这个邪恶组织划清界限, 从此清白、光明的活着。(声明人: 安东)

样板戏 党文化的烂渣

很多中国人对样板戏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共一度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打杀得只剩寥寥几出，在舞台上苟延残喘。文革中推出的“样板戏”是中共利用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的登峰造极之作。这些样板戏大肆篡改历史、渲染暴力、歌颂仇恨、颠覆传统价值观、对中共领袖和所谓的英雄人物进行神化和吹捧。尽管人们可能想到，样本戏中的形象经过了艺术夸张，但却不会想到，这些完全是颠倒事实、扭曲历史，根据中共政治需要杜撰出来，欺骗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近期，红色样板戏将成为中共百年党庆宣传的重要节目，其意图不外乎是宣扬阶级与民族仇恨，为中共下一步的计划做舆论铺垫。

《白毛女》是中共宣传阶级暴力斗争的典型，美其名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而事实上，是中共把党员和群众变成了没有人性的党奴。像《白毛女》这样的样板戏，确实欺骗了几代中国人。当年中共推行的“土改”并不顺利，斗争地主的大会常常开不起来。为消灭地主而制造舆论，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作了舞台剧《白毛女》。该剧根据河北阜平一带“白毛仙姑”的传说，配合中共抢劫地主财产的需

要，经过东拼西凑，杜撰了贫苦农民受地主剥削压迫的剧情。为激起老百姓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在戏的结尾，地主黄世仁被枪毙。后来，《白毛女》被改编成样板戏等多种形式，一度在中国尽人皆知。

50年代初《白毛女》电影上映后，许多人写信询问，喜儿、大春等角色是否确有其人，当时的《文汇报》特别发文解释说：“这些人物并不是实际上存在的。”近年来，有大陆记者调查证实，所谓“恶霸地主”黄世仁，现实中为人良善，经常赈济邻里。贫农杨白劳因赌瘾毒瘾，家业衰败。在无力偿还赌债时，黄世仁还借给他大洋，并收留了其未成年的女儿喜儿。杨白劳外出躲债时喝卤水身亡，是黄世仁厚葬了杨白劳，并收养了喜儿。

几年前，一个为《白毛女》伴奏了一辈子的演奏家郝忠良说，我真感到自己太可怜了，我们几代人了，都被骗得结结实实。我为《白毛女》伴奏一辈子，结果《白毛女》是谎言，那么多“地主”被批斗、被整死，被剥夺家产，后代都没好果子吃，都和这个《白毛女》有关系。我演奏得越好，越能煽动人的仇恨，对人毒害就越大。很多人都深有感受，“白毛女”是中共制造的颠倒黑白的典例之一。

默念法轮大法好 救了我的命

身居澳洲的资深人权活动家潘晴先生，出身于名门世家，母亲是范仲淹嫡传34代裔孙女，外祖父范熙壬是中华民国特别国会主席，父亲四十年代在上海主编报纸。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潘晴，虽然不是法轮功学员，但他对法轮大法非常敬仰。潘先生说：我个人就是一个“法轮大法好”真言的得救者，这样讲可能有点玄了，但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真事。

2007年，“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了人权圣火活动，于8月9日在奥林匹克发源地希腊雅典点燃火炬之后，跨全世界五大洲各地巡回传递了数月，呼吁人们关注和制止中共迫害暴行，作为调查团成员的潘先生全程参与了活动。回到家后，奔波数月的他感觉精疲力尽，而一股

病魔乘虚对年过半百的他展开了凶恶攻击。潘先生回忆道：一天在睡觉的时候，我就觉得有非常寒的一股阴气、非常寒，冰冷的包围着我，然后不断往上移动，最后压迫到胸口。当时呼吸已经不行了，那种痛苦，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你会直接了当的感觉到：这是来取命的。

人在危难关头的本能反应是，希望得到救助。然而那一刹那间，意识中闪出的“救星”却千差万别，效果可能也迥然不同。潘晴说：我直接的反应是什么？脑子里一个念头出来，就是“法轮大法好”五个字。我连续的默念，我把自己所有的意识都收缩到这五个字上来。慢慢的、大约持续了20多分钟以后，这股寒冷的邪气就消退了，从我身上慢慢退去了！这个

中共法律如废纸

法律是维持社会秩序、解决纷争的有效途径。可是法律却被中共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涵义，成了保护当局与权贵，打击严惩访民、屁民的。比如说，从2004到2018年，中国问题疫苗导致大面积人群受害。何方美女士不到2岁的女儿打了百白破疫苗后全身瘫痪，她多方求助投诉，均遭拒绝。在她组建了“疫苗宝宝之家”持续维权后，屡遭批捕、拘押。2020年10月10日，何方美准备带致残的女儿去北京治病，遭当地警察阻挠。她到市政府门口泼漆抗议后，失联至今。虽然是网络时代，何方美的事情却遭封锁，很多民众是翻墙之后，在海外网站上看到的。

更可悲的是，何方美的遭遇不是个案。一旦被中共定为“访民”，就可能遭遇银行帐户被冻结、被失业、出门被跟踪、被窃听、社交媒体帐号被关闭、家中被秘密搜查，或者突然失联。中共的法律，对访民来说是无法用来维权的。而想帮助维权者的律师，也付出了惨重代价。

2015年，超过百名中国律师在“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中被抓，遭非法关押和酷刑。王全璋律师是709事件中被抓的一位知名的律师，他遭到酷刑和药物摧残，被剥夺探视权，秘密关押5年多。不少律师在被当局折磨到极限后，被迫违心认罪。在谢燕益律师被非法关押期间，他的太太带着年幼的孩子，按时付房租却居无定所。王宇和包龙军律师夫妇的儿子出国留学，几经周折获准离境，又被银行通知，无法汇款付学费和生活费。所以不只是警察，连银行、学校等都被迫充当共产党向民众施压的工具。屡遭迫害的访民说，共产专制下法律如废纸！只有抛弃对中共的任何幻想，才是伸张正义的起点！

十几年前的神奇体验，如今潘先生仍历历在目。他强调，人在危难关头，一定要真心念动“法轮大法好”！他感慨地说：“法轮大法好”这五个字，在我的生命中，绝对呈现完全与众不同的价值。所以我内心中，对法轮大法的那种敬仰，完完全全是来自我生命中的深刻体验。